

愿上帝别让我有这些念头

别走出这一步

[英]

S.J. 沃森
(S.J. Watson)

著

颜湘如

译

SECOND LIFE

中信出版集团

别走出这一步

[英] S.J.沃森 著

颜湘如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别走出这一步 / (英) S.J. 沃森著 ; 颜湘如译 . --

北京 : 中信出版社 , 2017.1

书名原文 : Second Life

ISBN 978-7-5086-7077-5

I. ① 别… II. ① S… ② 颜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 - 英国

- 现代 IV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0527 号

Copyright © 2015 by S. J. Watso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onville & Walsh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本书译稿由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别走出这一步

著 者 : [英] S.J. 沃森

译 者 : 颜湘如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: 13.75 字 数 : 295 千字

版 次 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12-5175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7077-5

定 价 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• 第一部 姐妹情深

第一章	002
第二章	010
第三章	018
第四章	032
第五章	041
第六章	047
第七章	059
第八章	069
第九章	088

• 第二部 浮出水面

第十章	094
第十一章	112
第十二章	122
第十三章	133
第十四章	139
第十五章	157

第十六章	168
• 第三部 泥足深陷	
第十七章	178
第十八章	196
第十九章	215
第二十章	224
第二十一章	231
第二十二章	242
• 第四部 蜜糖砒霜	
第二十三章	266
第二十四章	274
第二十五章	288
第二十六章	301
第二十七章	323
第二十八章	346
• 第五部 交换人生	
第二十九章	372
第三十章	386
第三十一章	396
第三十二章	403
第三十三章	417

第一部
姐妹情深

第一章

我爬上楼梯但发现门关着，便在门外踌躇。如今人到了这里却不想进去，而是想掉头回家。

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展览已经持续数星期，明天结束。现在不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我闭上眼睛，极尽所能地深吸一口气。我告诉自己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我以前就常来这里——和朋友共进午餐、观看最新的展览、听演讲，这次也一样。这里没有什么伤害得了我。这不是个陷阱。

最后我终于觉得准备好了，便推门进入。

里头一如既往——灰白的墙面、擦得晶亮的木地板、天花板上装设画轨的痕迹——时间尚早，但已经有人在四下走动。我观察片刻，只见他们停驻在一张张摄影作品前方，有人站得稍远以较佳角度欣赏，有人听着同伴低声讲评频频点头，也有人正细读从楼下拿的文字解说。那是一种安静肃穆、宁静沉思的氛围。这些人会端详照片，会产生喜欢（或不喜欢）的感觉，然后走回外面的世界，回到自己的生活，然后迅速遗忘。

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挂着一幅大型照片，共有十来张，另有

一些较小帧幅的作品点缀其间。我暗想我大可以自己到处逛逛，假装对所有作品都颇感兴趣，但其实今天来到这里只为了看一张照片。

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才找到它。它挂在另一端的墙上，在画廊最内侧，与另外两幅照片相邻。即使距离这么远，看着仍教人怦然心动。照片是彩色的，不过是在自然光下拍摄，色调以蓝与灰为主，放大到这个尺寸更添气势。这个展览名为“狂欢过后”，我心里很明白这张照片何以占据如此显著的位置。

我已经十几年没看过它了。没有正眼看过。瞥见是有的——虽然在当时这张照片不常被采用，却也曾出现在一两本杂志上，甚至是某本书中——但这么久以来一直没有好好看过它。没有这么近地看过。

我迂回地朝它靠近，先看说明文字。“朱莉娅·普鲁默”，上面写着，“镜中的马库斯，1997年，正片放大”。仅此而已，没有作者生平介绍，我暗自庆幸。我放大了胆子抬头注视照片。

照片中是一名男子，看起来二十岁左右，赤裸身子，拍摄的是上半身，正照着镜子。他面前镜中的影像清晰聚焦，本人却不然，而且他的脸很瘦。他眯着眼睛，嘴巴微张，好像正要说话，或是叹气。照片里有种忧郁的氛围，但你看不到的是，直到拍摄的前一刻，这个影中人马库斯一直在笑。那天下午他都和女友待在床上，两人相爱之深不分轩輊。他们互相为对方朗读——是伊舍伍德^①的《再见，柏林》，也可能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——并抱

① 克里斯托弗·伊舍伍德（1904—1986）：英裔美籍作家，其自传曾被改编为著名电影《单身男子》。——编者注

着桶装冰激凌吃了起来。他们觉得温暖、快乐、安全。走廊对面卧室里的收音机播放着节奏蓝调音乐，而照片中他的嘴巴张开，因为女友——也就是拍照的女子正跟着音乐哼歌，他也打算加入。

原始照片并不是这样。本来女友也入镜了，就在男子的肩膀后面，相机举到眼前。她赤身裸体，影像模糊。这是他们俩的合照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拍摄镜中影像仍十分罕见。

我曾经很喜欢这张两人合照。几乎是极为喜欢。可是在某一刻——不记得究竟什么时候了，但肯定是在它首度展出前——我改变了心意，认定照片中没有我会比较好，于是便让自己从照片中消失。

我现在后悔了。这样不诚实，我第一次利用艺术说谎，很想对马库斯说抱歉。一切都很抱歉。抱歉跟他去了柏林，抱歉把他留在那里，独自留在照片中，抱歉没能符合他对我的预期。

尽管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依然感到抱歉。

伫立良久后，我才转身离开我的照片。我已不再拍这种人像照，现在改拍家庭照：康纳的朋友与他们的双亲、弟妹坐在一起合照，还有一些我在校门口揽下的活儿，赚些零头小钱。这倒也没什么不好：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博得些许名气，我是出色的。家长会请我到孩子的派对上为宾客拍照，这些照片会以电子邮件寄送给他们作为纪念；我甚至也在休工作的医院为儿童举办的募款餐会上拍过照。我乐在其中，但那纯粹只是技术的展现，并不是艺术，与拍摄这张人像照不同。有时我会怀念艺术的创作，也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能力，是否还有那样的眼光、那样的直觉，知

道何时是按下快门的最佳时机，那关键的一刻。我已经太久没有真正去尝试了。

休认为我应该重操旧业。现在康纳大了，开始有自己的生活。由于他起初情况不好，我们俩都全心投入照顾他，但现在的他已不像之前那么需要我们，我也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。

我迅速地浏览了墙上的其他照片。也许很快我就可以像以前那样工作了。我可以多投注一点心力在工作上，同时照顾康纳。应该没问题。

我下楼去找艾德琳。一开始她想和我一起来看展览，但我拒绝了，我想独自看这张照片。她不介意。“那我就在咖啡馆等你，”她说，“也许我们可以随便吃点东西。”

她早到了，坐在靠窗座位，桌上有一杯白酒。我走近时她站起来与我拥抱，然后一面坐下一面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我把椅子往前拉。“老实说，有点怪。”艾德琳已经替我点了一瓶气泡水，我倒了一杯。“感觉已经不像我的照片。”

她点点头。她知道来这里让我有多焦虑。“上面有些照片挺有趣的，一会儿你要不要去看看？”我问。

她举起酒杯。“也许吧。”她以前就看过我的照片，至于其他作品则无心理会。“干杯，”她说。我们喝了一口。“你没带康纳来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和朋友出去了？”

“不是，休带他去游泳。他们去铁器行游泳池^①了。”

她微微一笑。她是康纳的教母，认识我丈夫的时间几乎和我

① 铁器行游泳池（Ironmonger Row）：伦敦的知名游泳池。——编者注

一样长。“游泳啊？”

“新尝试。是休的主意。他忽然发现自己明年就五十了，心生恐惧。他想要保持身材。”我顿了一下。“有凯特的消息吗？”
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饮料。本来是不想问的，不想这么快问，却已脱口而出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更想听到哪个答案，是有还是没有？

她啜饮一口酒。“有一段时间没她的消息了，你呢？”

“大概三个礼拜前联络过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我耸耸肩。“老样子。”

“大半夜？”

“是啊。”我叹了口气，回想起妹妹的最后一通电话。凌晨两点，巴黎那边更晚。她听起来不太清醒，好像是喝醉了。她想把康纳要回去，她说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把孩子给她，这样不公平，而且顺便告诉我一声，不只是她觉得我和休自私又不可理喻。

“还是老调重弹。”

“也许你得找她谈谈。我是说再谈谈。等她不是那么——”

“愤怒吗？”我笑了笑。“这么做会有多大用处，你和我一样清楚，何况我也联络不上她。她不接手机，要是往她的住所打电话，也只能接通她那个什么都不肯说的室友。没办法，她已经铁了心了。过了这么久，她忽然一心一意只想照顾康纳。还觉得我和休是因为自私才阻挠她。她从未多花一秒钟时间想想康纳会作何感想，他想要的会是什么。她当然没问过他。这次还是一样，只想

到她自己。”

我不再出声，其余的话艾德琳都知道了，无须我再多说。她知道我和休收养妹妹的儿子的始末，知道这些年来凯特对此安排始终很满意。而我们两人都不知道的是，她为什么变了。

“你可以跟她谈谈吗？”我说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合上双眼。我一度以为她会叫我自己想办法，不能每次跟妹妹起争执就跑来找她；以前爸爸常跟我说这种话。但她没有，她只是微笑着说：“我尽量。”

我们点了午餐吃，一面聊起共同的朋友，之后她说有个会要开，该走了。我告诉她我们星期六见面再聊。

离开前我忍不住逛了一下礼品店。主办单位本想拿我拍的马库斯作为宣传手册封面，但我一直没有回那封电子邮件，因此封面改用一个雌雄难辨的人正在舔棒棒糖的照片。我也没有回复专访的请求，不过还是有一家杂志——好像是 *Time Out*^①——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报道。文中说我“隐世”，还说我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重点之一，是“既动人又脆弱”的一幅“亲密写真”。狗屁，我很想这么回应，但我没有。既然他们想要一个“隐世”的人，就让他们如愿吧。

我再次端详这个舔棒棒糖的人，他让我想起寒霜^②。我随意翻了翻手册，然后走到明信片展示架旁。平常我会买上几张，但今天只买了一张，就是《镜中的马库斯》。有那么一刹那，我很

① *Time Out* 是由Time Out有限公司出版的知名杂志，其总部位于伦敦。——编者注

② 寒霜是主人公的一个朋友，英文原文为“Frosty”，意译为“寒霜”。——编者注

想告诉收银员这是我的作品，是我为自己拍的，虽然多年来刻意回避，但还是很高兴主办单位将它展出，也让我有机会再度拥有它。

不过我没有，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喃喃道一句“谢谢”，将卡片收进袋子里便离开艺廊。尽管二月天寒气逼人，我还是走了大半的路程回家。起初满脑子只想着马库斯与那许多年前我们在柏林共度的时光，可是一走到罗斯贝理路，便终于抛开过去，转而去想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事。我想到妹妹，尽管知道艾德琳无法劝醒她，也仍怀抱一丝希望。我得亲自和凯特谈谈。我会态度坚定，但和善。我会提醒她我爱她，希望她快乐，但同时也会告诉她如今康纳都快满十四岁了，我和休是多么努力想给他一个安定的生活，绝不能毁于一旦。我的第一要务是让她明白，目前所能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维持原状。我头一次大胆地考虑到，我和休恐怕得去见见律师。

我转进我们住的那条路。与我们家相隔几户的住家门前停着一辆警车，不过敞开的却是我们家大门。我立刻快跑，心里除了惦记着儿子之外别无他念。我直到进家门、进了厨房才停下脚步，只见休正和一个身穿制服的女警说话。我看见康纳的浴巾和泳裤正放在电暖器上面烘干，接着休和女警转头看着我。女警显现出完美而刻意的面无表情，而休脸上流露的是传达坏消息时的神情。我胸口一紧，像做梦似的听到自己大喊：“康纳呢？休！儿子呢？”但他没有回答。整个房里我只看得到他，他两眼瞪得大大的，看得出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、无法言喻的事。告诉我！我想喊，但是没有。我无法动弹，吐不出一个字来，只是张开嘴又闭上，咽

下口水。我好像沉入水底，无法呼吸。我看着休朝我跨前一步，并在他拉起我的手臂时试图甩脱，之后终于找回声音说道：“告诉我！”一遍又一遍，片刻后他才开口说话。

“不是康纳。”他说，然而我瞬间涌现的安心感几乎还来不及流露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很遗憾，亲爱的，是凯特。”

第二章

我此时坐在餐桌旁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坐到这里来的。现在只剩我俩独处，那名女警任务结束，已经离开。屋里很冷，休握着我的手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昨晚。”

我面前摆了一杯甜茶，我看着它冒热气。这杯茶与我毫无关系，我想不出它怎会出现在这里。我唯一能想到的只有妹妹，躺在一条巴黎巷弄中，孤零零地被雨水浸湿。

“昨晚？”

“他们是这么说的。”

他轻声细语地说。他知道我只会记得一部分。

“她在那里做什么？”

“他们不知道。也许是想抄近路？”

“近路？”

我试图想象那个画面。凯特，正在回家途中，八成喝醉了，想要节省几分钟路程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他们认为她离开一家酒吧后受到了攻击。”

我想起来了。是偷袭，女警这么说，不过还不知道有没有东西被抢。接着她便不再看我，垂下眼睛，将脸转向休低语。不过我还是听到了。“她好像没有被强暴。”

一想到这个，我内心有个东西崩塌了。身体不断缩小，仿佛回到从前。我十一岁，凯特四岁，我必须告诉她这次妈妈不会出院回家了。父亲认为我已经够成熟，可以去跟妹妹说这件事，而他自己无法面对，这是我的任务。凯特在哭，但我不确定她是否明白我在说什么，我只是抱着她。“我们不会有事的，”我内心已经多少知道接下来会如何。我们的父亲将无力应付，他的朋友也帮不上忙。我们只能靠自己。但我不能这么说，为了凯特，为了妹妹，我必须坚强。“相信我，”我告诉她，“我保证，我会照顾你，永远照顾你。”

结果我并没有，对吧？我跑到柏林去了。我夺走了她儿子。我丢下她孤单死去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又问一遍。

休耐着性子说：“亲爱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过警方正在全力调查。”

起先我觉得不让康纳参加凯特的葬礼比较好，他太年轻，会受不了。休不以为然。他提醒我当初父亲没有让我和凯特去母亲的葬礼，我因此怨恨了他一辈子。

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理，但最后还是心理医生替我们做了决定。“你们不能保护他，”她说，“他必须自己去面对悲伤。”她有些迟疑。此时，我们两人，一同坐在她的心理诊所内。她两手

交叠放在面前的桌上。

“朱莉娅？”

我抬起头来。似乎漏听了什么。

“他想不想去？”

回家后我们问他，他考虑片刻后说想，他想去。

我们替他买了一套西装、一条黑色领带、一件新的衬衫，他穿上之后看起来成熟许多。进火葬场时，他就走在我和休中间。“你还好吗？”我们一坐下我便问道。

他点点头，却一言未发。这个地方弥漫着浓浓的伤痛，不过多数人都沉默不语，处于震惊之中。凯特的死于非命实在不可理喻、无法理解。大家都关上心门，自我保护。

但是我没有哭，康纳也没有，他父亲也没有。只有休正视着灵柩。我搂着我们的儿子，说道：“没事的。”

我们后面持续有人鱼贯进入坐下来。有脚步缓缓移动的声音，但无人出声说话。我闭上眼睛，想着凯特，想着我们的童年。当时事情很单纯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轻松。母亲死后，父亲开始酗酒，他的朋友——多半是艺术家、画家、剧场的人——与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，眼看我们家就这样变成某种流水席的场地，偶尔水花飞溅、偶尔潺潺低吟，却从未间断过。每隔几天，刚有人离去便立刻有新人补上；他们会带来更多酒与香烟，会有更多音乐，有时还有毒品。如今想来，我能明白这些全是父亲的哀伤的一部分，但当时只觉得是在庆贺自由，是一场持续了十年的狂欢派对。我和凯特就好像他悲伤过往的残留物，无法讨他欢心，虽然他不让我们碰毒品也口口声声说爱我们，却无意也无力当个称职的父